

卷十六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齊來楚最易搆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字○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以○此○輩○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
 勿○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
 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編號 D743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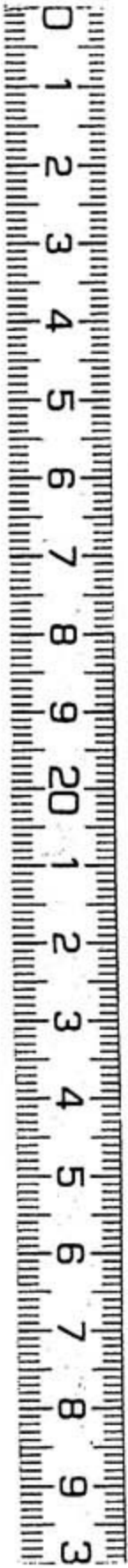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189 -

No.



王陽明先生文錄 十六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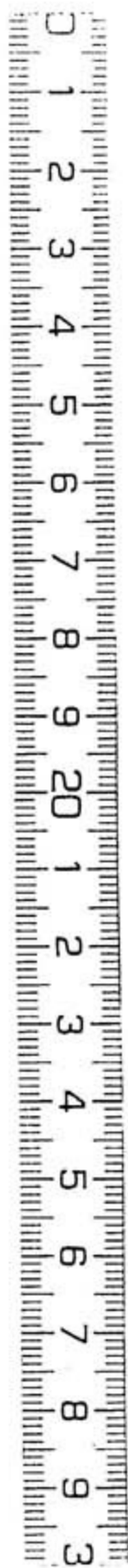
3189

No.

奏疏



十一



陽明先生文錄卷第十六

奏疏二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 勅獎勵欽此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淵切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間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

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
不違他計狼狽就途莅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
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
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
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
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
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
改臣以提督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
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
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

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併
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
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
舉又一鼓而破三泘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
無挫刃分遣官屬賫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剿之師
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促臣之
來莅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
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
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
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

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嚼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况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畎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耻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

賞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乞放歸田里疏

十四年正月
月初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待罪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着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 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
仕事奉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剿賊成功陞
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
欽遵除已具本謝 恩外竊惟 聖主之任官也因
才而器使不強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
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強圖其所不
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鰥曠之誅歷攷往昔
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
錄擯廢繆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
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旣已抵任

則復黽勉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債敗遭際 聖明德
威振赫扶病策駑仰遵 成笑不意偶能集事苟免
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
爲常者哉 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
將遂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旣審且
熟深懼戮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
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旣已狼狽失
措而岸傍觀者尚未之知以爲是或有能焉且將使
之積儲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何其
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 鑿輿遠出大小臣工惶

惶日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 國事亦其素所
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遜顧力纖負巨如以蒿支棟
據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
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毒侵陵嘔吐潮熱
肌骨羸削或時昏眩偃几仆地竟日不惺手足麻痺
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卧病牀褥切思一見爲訣
悲苦積鬱神志耗耗視聽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
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况使之當職承務
從征討之後其將能乎夫豢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
良牧而付之况於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

疾廢瞶眊之人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 陛下一
方之寄何伏願 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
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
景而得少遂其烏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
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
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尚有報 國之日臣不勝感
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飛報寧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
軍人進貴等脅眾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

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
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
據該縣知縣等官顧泌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
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
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
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
放舟楫蔽江而下聲音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
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
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
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

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
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
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
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
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
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
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
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
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筭
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

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

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稍定各官畧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閩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

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
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忠王思
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
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
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
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為控制急遣重兵
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
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
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似新淦縣知縣李美奉
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
各官今見在者乞 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

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
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
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
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
輒復遵依 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
濟必湏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
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
謀反重情事理為此具本轉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

請旨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
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寧
府齎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
榜妄言惑衆譏訕主上當即毀裂又以事合聞
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
六月十三日寧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
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叅議馬主事其餘大小
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

截兌米分遣逋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徃北
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
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皆入府內號稱軍師太
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
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叅政季敷代齎偽檄榜文赴豐
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
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已卯歲比承芳等不合
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齎至墨潭
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季敷供
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叅政裝帶家小由水

路赴任行至省城隨內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
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敦自分死 國因
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要死母後因看守愈
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放回本船憐死良久方甦二
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敦進府將前偽檄榜差
旗校十二人督押敦與承芳代齎敦計欲投赴軍門
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爲飛報
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
前因參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
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

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職託心膂舉人劉養
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回事讐爲
之出謀發慮旣同狗彘之行難追斧鉞之誅叅政季
敦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
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
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敦監禁一面檄召
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 聞處
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陛下在位一十四
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
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

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 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僞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齎謹題請 旨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與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

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叅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

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

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沛汙大誓各軍中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

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百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

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理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

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

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合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

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儒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儒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

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璉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璉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

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

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嘖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辰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二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噐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迤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

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

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丞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

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

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

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
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
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
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
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
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
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
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
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
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

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
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
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
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
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
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
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爲
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
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

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科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以繫於追求者之手矣

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
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
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
又從而浚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
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
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
賦之言爲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
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常竭骨髓出死力
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
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前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

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
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
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
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剥之
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捋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
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
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
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齶肉以啖口
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剋之弊又有漁獵之奸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
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
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
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剋其腹腎
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
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
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
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
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
乞 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

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
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
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
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
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
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 國用下不能建謀設
策以濟民窮徒痛苦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
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
牧者求牧與菊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菲才繆膺
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
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
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
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
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
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

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
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
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
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
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
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
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
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
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
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

誅求未已往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
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
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閭亦饑饉相
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旣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
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
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
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
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
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
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

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生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

圖侯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疋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捨擗哀

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笑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

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
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
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
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
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
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成舊病
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
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
豈能供職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
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

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
旣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
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
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
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
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
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
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霖齎奏去
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

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
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
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
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
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
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
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
然旣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
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
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

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
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 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
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危
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爲子乎
不可以爲子者尚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
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 君之
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
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不至臣必冒死逃
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
圖啣結若遂正以 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

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間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奏爲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貞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

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旣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

控纘乃幸天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
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
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
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
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
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
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
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
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
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

陛下 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
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
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
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
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
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
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
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
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

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燔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瑛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傳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

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

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
讐抱冤齋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
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
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指而戮力
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
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
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
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
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 國恩蓋身粉骨亦無
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况又超擢

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
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
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
有是忘已之耻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
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
莫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
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
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
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
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

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朔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

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臣方斃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耻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

憂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民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

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莖之禍

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

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追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姦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旣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

情乎方今議者或以其也素貪而鄙其也素躁而狂
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
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
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廢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
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
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
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
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
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
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

不耻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
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
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
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
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
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
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
石之下劔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
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
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

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劄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

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

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
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
破羗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能矣爵
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
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
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
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
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
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

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
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
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義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
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
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
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
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
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
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
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

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表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十六



東洋
圖書
印